

过去时代的

诗与人

张定浩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既 见

君 子

既

见

既
见
君
子

过去时代的
诗与人

张定浩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既见君子：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/ 张定浩著 .

— 上海 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675-0903-0

I. ①既 ... II. ①张 ...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6171 号

既见君子：过去时代的诗与人

著 者 张定浩
策划编辑 顾晓清
装帧设计 周伟伟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门市电话 021-62869887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32 开
印 张 6.25
字 数 96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0903-0/I·1004
定 价 29.8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献给 mygirl

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

——《庄子·逍遥游》

安得促席，说彼平生。

——陶渊明《停云》

我一直想谈谈那些过去时代的诗与人，不是做文学批评，也不是做考据翻案，约翰逊《诗人传》那种，我更是没有资格，也觉得于己无益。倘若硬要为自己的谈法寻个究竟，或者可以用“安得促席，说彼平生”这句陶诗来比附。T·S·艾略特在《安德鲁·马韦尔》的开头说道：“这里没有任何翻案文章要做，谈论他只是为了有益于我们自身。”张文江老师在讲丹霞天然禅师的时候说：“好玩的是我们自己。”他们的这些话给我开辟出一条道路，至于能通向哪里，自己也不能确定。

001	引子
001	曹子建
023	阮嗣宗
043	陶渊明
063	谢宣城
077	李太白
095	魏武帝
109	古诗十九首
145	既见君子
163	九歌
187	后记

曹子建



1 迷失

开始读子建，还是两年前在一家图书公司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因为在翻曾国藩，曾国藩编过两本选集，《十八家诗钞》和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于初学者，都是很好的书，便想依序读下去。十八家诗人第一家，便是子建，入手的是赵幼文的《曹植集校注》。

赵幼文出身音韵世家，祖籍安徽，后迁徙至成都。他的儿子赵振铎有文章口述家世，其中说到祖父，也就是赵幼文的父亲赵少咸，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牵连入狱，狱中无事，请家里带了一本《说文解字》消磨时日，在狱中看了几个月，由此奠定一生学问方向。这段经历有点像茨威格的《象棋的故事》，由此可见，《象棋的故事》并非小说，而是人生治学的一种象征。赵幼文一生治《三国志》，在西北大学讲三国，连窗台外都站满学生，后来从成都调到中科院历史所，却仅是为了给郭沫若写《蔡文姬》提供史料帮助。

赵幼文的曹植注本，成稿于文革前，对丁晏《曹集铨评》、朱绪曾《曹集考异》，以及民国黄节《曹

子建诗注》多有参考，诗文按编年体排列。此书于文字及考据上自然值得信赖，算是今人唯一的曹植注本。但在解诗论人这个层面上，我觉得尚不如黄节，毕竟，黄节是诗人，而赵只是学者。加上自己也是初读，能借此疏通文意，再抄了不少句子，便已觉得很好了，并谈不上什么心得和触发。

这么胡乱看了月余，这个立志沿着《十八家诗钞》次序读书的计划便搁下了，就像我做过的无数件事情那样。

再次读子建，是近期的事，是带着事情去读。

但丁说，在人生的中途，我忽然迷失在大森林里。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都结束后，就是会有这样的迷失。于是，有维吉尔出来引但丁，入地狱上天堂。但这个天上地下，其实，是但丁自己找到的。找到了以后，才有维吉尔这个形状。

2 园有桃

钟嵘云：“魏陈思王植，其源出于《国风》。”《国风》是我爱看的，我喜欢方玉润解《诗经》，有情怀，

有见识。我以前工作的出版社书柜里有一套《诗经原始》，那时候常取出来翻看，书虽旧，却是放旧的，因为并没有什么人去看。那个出版社早先旧版藏书颇丰，后来从新华路洋房搬到福州路写字楼，大多书籍或散失或折卖，老编辑提起来都心疼，就我看到的，已经都是一些不得不备的常见书了，而《诗经原始》倒是之前没见过。说起来我还很怀念在出版社工作的那一年半，有时间，有书看，有乒乓球打，有围棋下，还有一些很好的年轻同事。所以我离职的时候，悄悄把这套《诗经原始》给带走了，算是给自己留一个念想。

《国风·魏风》里有一首诗，叫作“园有桃”，以前我却没有在意过，最近才看到，觉得很好。诗是这样的：“园有桃，其实之肴。心之忧矣，我歌且谣。”我开始没明白，为什么桃子端上来的时候，那人便会忧伤。前几天去南汇看桃花，出租车司机说八月还有品桃节，想到大颗大颗的水蜜桃端在果盘里，应该流口水才是，为什么要忧伤？

便去读方玉润，他说，“园有桃，或以为兴，或以为比，或以为赋，朱子亦不能定，以为诗固有一章

而三义者”；又说，“其实主兴者居多，而语气终未得”。可见并非我一人糊涂。说起来，看清人注诗时常会气得半死，往往是把一句话拆了，引几个出处就完了，到底在此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，就不继续说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清楚，还是太清楚了不用说。方玉润就不是这样，他也会很生气，说他们“含囫滑过，毫无意义”。方玉润对“园有桃”的解释，是讲“园有桃”暗指“国有民”，贤人见园中有桃，就想到国中民亡，这是见一处的完满而思及另一处的缺失，故忧之。这当然是正论了，古人面对《诗》是很认真的，“读书贵有特识，说《诗》务持正论”，不敢开玩笑。不过我不是在注诗，也没有家国之忧，所以我看这“心之忧矣”，总是想到那个忧伤的个体。

从“灼灼其华”到“有蕢其实”，在桃树的一生来讲，可以算作完满，因为已经看到结果，而且是可以骄傲地端到台面上的果实。但是一个人呢，他一生的果实在何处？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，香港早年有部成人电影，就叫作“蜜桃成熟时”，当然了，真的看过这部电影的人，多半那时恰还是未成年人。

“不我知者，谓我士也骄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？

心之忧矣，其谁知之？其谁知之，盖亦勿思。”那些指责我的人说的对吗？你倒是说说看呢。我心里的忧伤，有谁知道呢，有谁知道呢，不要去想了吧。

假如一个蹉跎半生的人尚且还有抱负，那么他看到成熟的桃子时，心里起了这样无名的忧伤，也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这个人，是那个春秋魏国的诗人，也是子建。

3 思无邪

《园有桃》属于《魏风》。这个魏国，是在今天的华山以北，据说是舜和禹的故居所在，土地贫瘠，民风节俭，但国君褊嗇。节俭，是对自己小气，当然是对的；褊嗇，是对他人小气，却是不好的。如今很多人所谓的节俭，都是对别人小气，对自己大方，那不叫俭，叫做嗇。魏君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老百姓都纷纷逃到别的国家去了，所以贤人忧愁。

三国时期的魏国，其称谓应该是源自三家分晋后的战国之魏，其核心地带是在今天的河北河南，与《国风》所谓的魏国，水土迥异。不过，在嗇和短命

这两个方面，两者却又有惊人的相似。《陈思王本传》云：“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，僚属皆贾竖下才。兵人给其残老，大数不过二百人。又植以前过，事事复减半。”

所以，我读到《园有桃》的时候，那声色气息，竟像是在听子建铺陈心迹。而相形之下，《园有桃》的作者，可能还更加幸运一些，因为他还可“聊以行国”，但子建却无从逃避。“以罪弃生，则违古贤夕改之劝；忍垢苟全，则犯诗人胡颜之讥。”我每每披览子建黄初、太和年间的那些奏表，看着那些字里行间的惶恐、谦卑与努力，便会觉得难过，仿佛这些文字委屈了他。不过其实，这些委屈也都是好的。有委屈，才会有深情。情深以往，不知所终，这也是晋人与子建亲近的地方。两晋南北朝，外至君臣，内至嫔妃，都能熟颂子建的诗：“为君既不易，为臣良独难。”因为这样的怨，也是好的，是血肉有情的清流水，现在人多半只会发牢骚，把水搅浑。

自然和人心，都有很黑暗、很复杂、很不可知的地方，小说家会勇敢地面对这些黑暗、复杂和不可知，所以有爱伦·坡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但诗人，

或者说中国的古代诗人，或许更勇敢，因为他要努力地去控制这些黑暗与不可知，以呈现出一种简单、清明的东西。所谓“思无邪”，不是说要思考一些无邪的东西，而是说“思”本身，居然是可以无邪的。这需要巨大的力量。庄子和柏拉图对于人性或者说灵魂，都曾有几种分法，若以此参照，中国的古代诗人大概决不会被赶出理想国，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社会人，但不是圣人，是君子贤人。君子贤人可以出来做官，古代诗人大多是做过官的，连陶渊明都一定要做几天官，才显得完整，但诗人不必成为王，否则就会是亡国之君，如李煜。我想来想去，子建大概是唯一一个，曾贯通王、官两个层面，曾挣扎过并又自我平复的，诗人。

4 从初志

子建《黄初六年令》云：修吾往业，从吾初志。

黄初是魏文帝的年号，从建安到黄初，手足暴毙，友朋被戮，对子建，是个坎。黄初六年的时候，子建34岁，文帝东征，返程途中经过雍丘，看望他。

以往一切猜忌谤毁，此时此地涣然冰释。君臣相向，兄弟执手，能够欣笑和乐以欢，也能陨涕咨嗟以悼。这一个坎，子建算是过去了。

修往业，从初志，这两句话是很有兴味的。诗云，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子曰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。这两句合在一起，就是初志。关于初志，除了禅宗所谓“初心”之外，还有两句现代的话可以作为参照。一句是小说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（又译作《炼金术士》）里面，那个撒冷之王对小男孩圣狄亚哥说过的话，“（天命）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。每个人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都知道自己的天命。然而，随着岁月流逝，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会说服人们，让他们相信，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天命”。另一句是电影《麻将》中红鱼说的，“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、杂志、广告、畅销书，为什么？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，怎么活”。

这两句话是可以连在一起看的。少年人的天地清明，一个个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这个要什么，就是初志，是对自己天性的听从。这也就是船山所说